

蔻  
系列  
豆

# 恋爱份子

苏西荷



44.57  
SXH

第51B-2

# 恋爱份子

苏西荷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96-0733~0737

责任编辑:郑向前

恋爱份子

豆蔻系列(第五辑)

---

作 者:[台湾]苏西荷

出 版:文化艺术出版社

社 址: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邮编:100009

印 刷:北京博诚印刷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〇一工厂)

辽宁·开原制浆造纸厂专供纸

发 行:文化艺术出版社 电话:66187543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6.5 字数:115 千字

版 次: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15,000 册

ISBN 7-5039-1469-6/I·636

本辑定价:49 元(全五册)00980

---

## 明月清风言豆蔻

自从我们在《豆蔻系列》第二辑上刊载有奖征文的启事以来，又收到了许许多多的参加这项活动的征文，有的写某本书的读后感，有的写与购书、读书有关的一些趣事。让阡陌深受感动的是，有许多读者来信说并不是为了获奖，而是重在参与，仿佛奥运精神一般。除了感动，阡陌还有些担忧。因为在很多征文中，都有为数不少的错别字、病句等，阡陌希望这些读友在被书中的情节所吸引、被书中的爱情所感动时，也学习一点写作的技巧和字、词的基本使用。尤其是中学生读友，如果在读《豆蔻》时都能做到开卷有益，而没有耽误学习，作者和编者都会感到欣慰的。

下面阡陌要为读友介绍本辑的书是：梦萝的《俏妞猎爱记》、连清的《爱情信用卡》、孟珩的《轻轻地走来你身影》、苏西荷的《恋爱份子》和叶蔷的《荡漾千鹤情》。

梦萝已经是第三次出场了，她的《代嫁新娘》（收入第一辑）和《猎夫 A 计划》（收入第二辑）一经推出，反响强烈，许许多多的读者来信，都提到他们非常喜欢梦萝的作品。本次推出的《俏妞猎爱记》，是《猎夫 A 计划》的后续。四姐妹中最漂亮又最爱幻想的崔如梦粉墨登场，接受猎夫的挑战。阮艾梅给她物色了一个个性极其鲜明的

猎取对象：寇杭琪的表弟薛子东。薛子东英俊潇洒，但由于自小生活在母亲和三个妹妹的包围之中，他视女性为莫大的麻烦，以致对女性失去兴趣，被称为“千年大白痴”。要猎取这样一个丈夫，自非易事，但崔如梦也不是省油的灯，加上阮艾梅等人的明帮暗助，薛子东无可逃避地爱上了崔如梦。崔如梦觅得如意情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和梦梦同样是第三次出场的还有连清，她的《水蓝色的吸引》（收入第二辑）和《寻爱，穿梭一千年》（收入第三辑）同样反响热烈。与梦梦不同的是，前者总是保持一贯的风格，轻松、幽默，而且她的作品里没有一个坏人，结局也总是那样美满。而连清则在题材上追求变化。当然，同一个作者的作品总有其相似之处，连清也不例外。比如，连清总喜欢在爱情这条主线之外加上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副线。《爱情信用卡》中有四位主角，艾晓语（即陆嫵儿）、尚可茵、邵南星、古天涯。艾晓语和尚可茵都是出身孤儿院，又一同被选进溜冰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警官邵南星与黑社会头目古天涯则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当争强好胜的尚可茵遇见古天涯后，她血液中恶的成份被激发出来，为了名、为了利，她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她曾倍加爱护并舍身相救的艾晓语。在邵南星及众人的爱护关心下，艾晓语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父亲，并获得了奥运冠军，在经历患难后，如愿以偿地与邵南星永相厮守。尚可茵则陷入罪恶的深渊，终与古天涯一起在警方的追捕下爆炸身亡。

孟珩的《轻轻地走来你身影》讲述了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爱海的黎琦在海边邂逅帅哥东方天，各自都被对方的气质深深吸引，但深恐受伤的黎琦却选择了逃避。但逃不掉的缘却让东方天在人海中再次找到黎琦，深深的爱使黎琦那颗不安的心渐渐归于平静，一次次小小的波澜都被那份执著的爱化解。实际上东方天在遇上黎琦之前，已经建立了一个虽然没有太多爱情但却称得是幸福安宁的家庭。而东方天也因未能妥善解决这一难题，一直对黎琦隐瞒着真相。同样深爱东方天的林书琴终于知道自己无法得到东方天的心，决心成全黎琦，和东方天解除了婚姻关系。但黎琦碎成片片的心和道德感促使她远远地逃离了。经过长期的漂泊，黎琦最终大彻大悟，但她并不是遁入空门，而是选择了回到爱人身边。

相比之下，《恋爱份子》的故事就让人感到轻松多了。叶云霏带着外甥女爱咪为生活苦苦奔波，而好友卜爱纯让她借住的房子却因为哥哥卜杰提前从国外回来，面临被收回的局面。不知情的云霏与卜杰一场舌战，更是雪上加霜。让人深感祸不单行的是，一直爱着云霏的许志光又因家庭的压力和酒后所犯的错误不得不弃她而去。但天无绝人之路，外表冷漠实则热心的卜杰不知不觉中已爱上了云霏，而她屡受挫折的小说创作事业也因获得大奖，出现了峰回路转。事业成功的云霏仍未从感情上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悄然离开了卜杰。幸亏人小鬼大的爱咪从中撮合，在一个美丽的夜晚，相爱的人儿终于相聚。

叶蓓的《荡漾千鹤情》又有别样滋味。骆冰与采媚是至交好友，但骆冰却爱上了采媚的男友邵轩无法自拔。只能默默忍受煎熬。采媚与邵轩的关系时好时坏，邵轩自小由姑妈抚养长大，但采媚与邵轩的姑妈却水火不相容。邵轩的姑妈为了邵轩的幸福，选择了自杀。骆冰的男友沈俊之因为得不到骆冰的爱，转而向采媚求婚，以刺激骆冰。因为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骆冰叠了一千只纸鹤给邵轩，希望得到他的爱。同时失去了姑妈和采媚的邵轩痛苦不已，在骆冰的抚慰下重浴爱河。在沈俊之那里得不到爱情的采媚，又想回到邵轩身边。在一场车祸中，采媚为救邵轩而负伤，并佯装失去记忆。邵轩因此而不得与骆冰分手。三年后，真相大白，在一个情人节里，骆冰与邵轩终于又走到了一起。

以上是阡陌对本辑小说的一点粗略介绍。就个人眼光而言，阡陌对本辑中的《恋爱份子》更喜欢一些。当然啦，每个人的眼光都会有自己的角度，欢迎读友们将看法告诉我们，以便阡陌去找更精彩的故事。好了，这次就谈到这里，下次再谈吧。

阡 陌

1996年春夜于金陵

# 1

“生日快乐!”

“寿星寿星! 全世界最美的寿星!”

“霏霏阿姨生日快乐!”

“呀嘢!”

叶云霏一进门, 彩带、花屑和欢呼笑声蜂拥而上, 她不明所以地从彩带纸堆里挣扎出来, 然后瘫进沙发里, 那一脸土灰色的沮丧表情引得在场的三人面面相觑。

五岁的爱咪首先担心地嚷了: “姨, 你生病啦?”

爱纯则紧张兮兮地问: “云霏, 你怎么了? 被车撞还是又摔了交?”

“没事吧?” 许志光担忧地蹲在沙发旁俯视她, “要不要找个医生……” 他一无措便习惯性地猛眨眼。

云霏整个人瘫成了大字型, 从盖在脸上的软垫后吐出有气无力的几个字:

“出版社倒了! 天——杀——的!”

出版社倒了！黄老秃一声不响的卷款跑路，却害惨了她。四万块！那是她不眠不休、快马加鞭、日夜赶工一个半月熬出来的心血！是她辛辛苦苦爬格子、嚼下连篇营养缺缺的情节翻译出来的东西！更是她和爱咪赖以维生的钱粮！现在却被莫名其妙地坑了！那个该死的黄老秃！败德减寿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她的情况已经够窘困了，竟还碰上这种楣事！多日心血算是全泡了汤了，追也无从追起。

太不够意思了！那个臭家伙！死老秃！哪天就别被她撞上，否则准剥了他的皮，剜骨撕肉喝血，半点不剩！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般的打击！当她面对人去楼空的屋子却只能无助地大吼，以发泄内心的愤懑。

啊！多凄惨的生日贺礼！

“找不到人了吗？”爱纯发挥她当记者的奋战精神，“我们联合所有受害人告他，看他逃得了多久！”

“告他？那多耗时间！”云霏掷开垫子，“赚钱要紧，我得赶快另辟固定财源。生活总得活下去，哪有打官司的闲工夫！”她跳起来，强打起精神展开欢颜。“你们还费心要帮我过生日，啊！巧克力蛋糕，好漂亮！”她迫不及待地切了块蛋糕先尝为快。

爱咪哇哇叫：“要先点蜡烛！还要许愿的！”

志光怜惜地望着她，“我们先吃饭吧，爱纯下午做完采访就窝在厨房里忙个不停，你不捧场的话会让她失望死、得不到成就感，来吧。”

“吃！当然吃！”云霏作样的领头坐下动碗筷，藏起焦急

懊恼的情绪。他们这样尽心安排张罗实在叫她感动，不忍心扫了大家的兴；她向来向来糊涂过日子，自己的生日还要靠别人提醒，也多亏他们这么有心了！她抚着肚皮，一副三天没吃东西的可怜样，“我饿得撑得下一条牛，早上吃的三明治大概早就分解到什么都不剩了。呵，真香！”

生日快乐！祝自己一声生日快乐！

何乐之有？送自己两句话吧：要认命！要想得开！

爱纯和爱咪在协调瓜分最后一块蛋糕时，许志光到厨房找云霏单独说话。云霏端着茶转身，差点撞到他，“啊！要回去了吗？”

志光顺手接过茶盘，先搁在流理台上，“真对不起，今天是你生日，加上遇上不如意的事，我说什么也该多陪你才对；要不是明天一早就要做简报，得提前到公司……”

“没关系，我知道你工作忙，我又不是小孩子，不需要人陪，再说生日年年过，不是什么大事。正事重要，你上了一天班，早点回去休息也好。”

志光镜片后的眼眸流露出激动而不能自抑的光芒。他最喜欢云霏温柔的时候，特别有种沉静成熟的小女人味道，“云霏，是我想多陪陪你，我知道你今天的情绪一定糟透了。”

她笑笑，“没什么，没什么严重的。”

“喜欢我送的花吗？是花店老板的建议。”

花？云霏只觉得那一大团黄黄白白的花束很漂亮，却叫不出名堂；她是个花痴，不过，这个痴字却是白痴的痴。除了玫瑰，她实在分不清花名；因为它们全长得那么相似。她

也学不来像自己笔下的女主角那样捧着花束陶醉其中；她对花粉过敏，只可远观不宜亵玩，“喜欢，也谢谢你精心挑选的香水；其实你真的不必破费买东西……”

听这话多像个有计划的家庭主妇！志光满意地笑了，“只要你喜欢就好，小礼物，花不了多少钱。云霏，我妈托我道声生日快乐，她老人家今天碰巧身体不太舒服，否则她一定也会一道来参加庆生会。”

“代我谢谢伯母。生日是小事，怎么好意思劳动她老人家。”云霏并无意深究他的话。志光的母亲一向不怎么喜欢她，是他苦心居中尽量拉好两边关系。不讨许伯母的欢心，云霏也无能为力；也许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是天生注定的。他人若心里先存了成见，纵使自己再努力也枉然！她觉得没必要强求。她跟志光并不一定会走到那地步。

两个女人间的复杂习题，自古难解。

今晚志光好像有点异样，老是欲言又止的。还有，他看她的眼光，像要流溢出千百柔情来。

云霏关掉抽油烟机，笑着抬起眼，“你不是该走了吗？”

许志光鼓起勇气，“云霏，我可以吻你吗？客人应该有权亲寿星。”

云霏愣住了！与其说是慌张，不如说是极度意外。认识他三年，两人之间始终清淡如水；外人眼里看来他们是一对，云霏倒是毫无特殊感觉；志光什么也没表示过，就只是自然而然出现在她的生活中，成为她唯一的男伴，然而情侣——她可从没这么想过。算是迟钝吧？爱纯老说她少了一个魂一根筋，心常常不知东飘西荡到哪里去，不似活在人间。

亲她？他连这种事都得要彬彬有礼地询问她，显然心里的紧张、慎重不亚于她。

“志光，我想……”她还没说完，一记轻轻柔柔的吻落在她额上。

温柔平淡，就像他这个人。

不知为什么，她感觉两人都仿佛松了一口气，相视而笑。偏偏这时突然冒出爱纯暧昧的啧啧赞叹：

“我的天啊！好甜蜜！你们一定要当众亲热吗？不幸让我撞见了，真对不起。”

云霏羞得两颊飞红，狠狠瞪了她一眼，马上要赶志光走，“你明天一早还要上班……”

“不要啦！”爱纯缩着头，以防被突袭追打，随时准备拔腿开溜的样子，“嫌我搅局就直接说嘛！我不会介意的。”

果不出所料！云霏听她这么一说，便跳起来直扑了过去，爱纯尖叫连连边讨饶，最后还是志光把她从云霏手上救了出来。

“你们还要一起住下去，这样会打个没完没了的。”他好脾气地微笑，“我先走了，”然后侧头对爱纯笑说：“再顽皮的话就没人救得了你了。我改天再过来，你们也早点休息，晚安。”

志光离开后，爱纯马上调侃地说：“这个木头终于开了窍，懂得心动就要付出行动的道理，很幸福哦？”

一旁打着呵欠的小爱咪也跑来插话，“你们说谁？眼镜猴叔叔吗？”

云霏打她屁股，催她去洗澡，“去去去！大人说话，小

孩子不要插嘴，洗澡去！记得换睡衣，顺便刷牙，你今天吃掉半个巧克力蛋糕，小心明天又闹肚子痛。还有，不要洗澡洗到一半又在里头睡着了。”

爱咪做个鬼脸，圆滚滚的脸蛋挤成个胡椒饼似的，“我才不会！”

“快去！以后不准再叫什么眼镜猴叔叔，多难听！”

爱咪不情不愿地走了开去。又听不到秘密了！这一点令她非常“遗憾”。

云霏仍是想不通为何爱咪老是在想法子“驱离”接近她的任何男人，包括在街上问路搭讪的帅哥；爱咪总是把仰慕者哄骗着去买几大袋糖果，然后拉了云霏趁机偷溜了事，如此不但赚了糖果饼干，又可以甩掉一个麻烦。五岁的爱咪把男人统称做麻烦，云霏一直弄不懂她那颗小脑袋里究竟转了些什么念头。她连最斯文的许志光都不抱好感，叫他眼镜猴，叔叔两字还是为避免云霏发火才勉强添上的。

她转回爱纯刚才的主题，“我们又没做什么，他那个人就是不愠不火，那不过是个礼貌性的亲吻罢了。”

“你晓得什么叫越描越黑、欲盖弥彰吧？”爱纯一笑，算是饶过她了。“细水长流也是难得的感情，老实的男人才可靠，就像许志光这样的，将来铁是标准的好老公。”

“你越扯越远了。”然而这却是第一次云霏没有对爱纯的调笑做严重申明。不否认就是默认，默认等于承认。

“说正经的，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要不要找律师联络一下？”

“我现在累得没力气再想这件事。”她摇摇头，“我明天

就出门去接洽新出版社，翻译文稿、书籍或走创作路线都好；我手上的小说稿也写得差不多了，早晚要找门路推销出去。我会在梦里诅咒黄老秃，祝他不得好死。”

爱纯忍不住大笑出声；然后从牛仔裤后口袋掏出五千块钱塞到她手里，“只是一点点钱，救救急，你也可以宽心点；找工作慢慢来，不用为爱咪和为钱发愁着急。”

云霏塞回给她，坚持地摇摇头，“不需要，我们还过得下去，我银行里的存款是不多，眼前总还撑得下去，我不能收你这个钱，你已经帮我很多忙了。”免费将房子借她住，还时常帮她义务照管爱咪、料理琐事，爱纯的义气已叫云霏无以为报。

“云霏，你干嘛这么固执……”

“你知道我的脾气。”对爱纯的义气热心，云霏打从心里感激，“我很谢谢你，真的。如果真有需要，我一定第一个向你开口。”

有时候云霏也想不透自己这样坚持究竟是为了什么；几年的埋首努力，换来的却只是失望挫折和不断的生活考验。写作的梦也一直持续着，却始终无法突破困境。带着外甥女爱咪，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总算结束两头忙的日子。毕业后，她决定将翻译当正常工作，闲暇之余，才提笔创作，这样起码可以维持她和爱咪的生活。至于那个死没良心的黄老秃，压榨劳力不说，竟还坑了她辛辛苦苦赚的钱，四万块听来数目不多，却够她和爱咪活上三四个月！天知道她那稀少得可怜的存款数目从来丰满不起来。

以前遇上写作瓶颈和遭受打击挫折时，也曾心灰意冷

过，甚至想干脆收笔从“良”去，收起美丽浪漫的作家梦，当个规规矩矩的上班族；可是挣扎不了几天，还是绕回了原路。把自己死绑在办公桌前实在太痛苦，办公室哪关得住她？叶云霏这种超级自由派一向逍遥自在过活，自得其乐的当个一人创作社社长。

她是认命了！路不转我转，打击再大也唯有咬牙忍受；但是碰上黄老秃这种无人性的吸血鬼——咬烂他也泄不了心头仇恨于万一。

“没事的，以前比这更凄惨的日子都熬过来了，这还不是最糟的。”云霏突然想起——“爱纯，早上你那位罗先生来过电话，请你尽快跟他联络。怎么？还是老问题吗？”

罗江的名字一出现，爱纯脸上的光采尽失，迅速覆上浓重的阴郁，“老问题？也只有那个问题而已。”百般无奈地笑笑。已有妻子儿女，他却隐瞒了这事实，“挥不去的凄楚苦痛，还有什么好说的？都快分手了，不谈也罢。”

“分手？你那么爱他——”

爱纯突然变得焦躁——“问题就在这里！要是分得开就好了，至少还潇洒一点、漂亮一点，不用再这么痛苦伤神。”

“或许谈一谈也好。”

“情况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他甩不掉他心中的道德包袱。我想还是分开一阵子，冷却一下彼此的情感。”

云霏只能同情地望着她默然无言。感情的事是毫无道理可言的，连爱纯这样开朗的人都为之苦恼了，更遑论他人。

或许像她自己所说，能潇洒离开倒还好些，不会牵挂伤心；然而霏霏料想她只是嘴硬，其实内心里仍痴缠不忘。和

罗江断掉联络一周以来，常看见她孤魂野鬼似的到处晃荡，无精打采的。那个罗江像是有无穷神奇魔力，只要一通电话、一个深情召唤就能让她软化投降；按爱纯自己的说法是——“指头一勾，就情不自禁”，为爱弃械投降不知算不算软弱？然而这是她坚持得最久的一次，从罗江那儿搬回来后，不听电话，不赴任何约会。她是累了！

爱纯叹口气，“如果他再打来，就说我没回来过。”

“你真的决定了？”

“就算是，也是被迫决定。”她又叹气，自觉像被忧愁压弯背脊的老太婆。天知道她是真的想他，想到心都发疼，“看来今年是我们俩的倒楣年，什么不幸遭遇全碰头了，躲都躲不掉。算了，不多想，我要去睡觉了，明天早上还要采访三个女明星。”

爱纯刚上楼去，满身扑粉香的爱咪就撒娇地钻到她怀里来，“云霏，我们今天还没说过话。”上午她出门时，这只小懒猪还在呼呼大睡；爱咪充分展现了生肖属猪的本性，天天非睡足一整个钟面的时间不可。

云霏却已是心力交瘁，“我累得骨头快散了，没有力气陪你聊天。”

爱咪眨着星星娃娃漫画主角一般漂亮的大眼睛，那是她自称像标准画报美女的表情，“我知道你今天的心情烂透了。”

“没错，不过我只准自己颓废一天，明天就得振作起来出门找新老板去。你不用为我担心。”她假着她软软的头发，抚弄爱咪的髻发。“咪，你会不会觉得跟着姨过活是受苦受

难？至少不像别的小朋友那样正正常常的过家庭生活、出门游玩……”

“我喜欢跟云霏在一起，没什么不好啊。”用她宣誓似的口气。

一抹温暖霎时溢满云霏心头，为她深沉的心情注入了新的力量；小爱咪的童言童语常是支持她重新出发的最大力量，也时时刻刻提醒她自己并非只有独自一人。

五年，真快！一晃眼五年就过去了。当初爱咪那不负责任的妈一声不响就把刚出生的小女娃丢给她，自己一溜不见踪影；云霏要上课、要赚钱，还得兼充保姆，时常被误认是未婚生子，饱受怪异眼光；她无暇解释，生活压力早逼得她快喘不过气，巴不得长出三头六臂好应付。幸而隔邻有位好心的欧巴桑自愿帮忙照顾小爱咪，等她熬到毕业，欧巴桑重病去世，云霏带着小孩搬离原址，循招租红纸来到这幢漂亮洋房，远远看一眼就死了心；可是老天安排让爱纯碰巧开门出来倒垃圾，两人一见投缘，本来设定的三千块低价房租到后来也变成友情赞助，完全免费。说好租期暂定一年，云霏和爱咪遇上这么好的房东兼朋友心里早已感激不尽，乐得暂且安家落户，过了半年美好日子。

时光飞逝，五年过了！爱咪就跟自己的小孩没两样，只差不是经过阵痛亲自生下，却比自己的骨肉还贴心、还要亲。也亏得爱咪的体质底子好，跟着她过不甚丰裕的日子；云霏自己落得浑身一把瘦骨，却把爱咪养得嫩嫩胖胖，百分之百的台湾快乐儿童样。

“咪，你很懂事。等过阵子我把稿子结束掉，新工作也